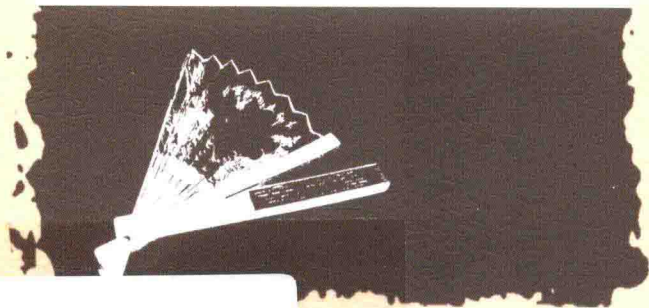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 战地莺花录

李涵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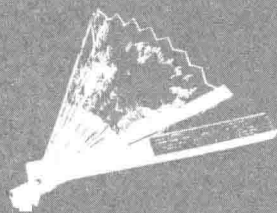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 战地莺花录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莺花录 / 李涵秋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34 - 6

I. ①战…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048 号

---

点 校: 袁 元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卢祥秋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8.25 字数: 48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严 序

涵秋之执笔为《快活林》小说也久矣。予与涵秋初未谋面，然邮筒往还，间日必至，文字商量，神交綦切，又无异于共晨夕而通警欵也。犹忆前年之冬，涵秋著《侠风奇缘》既毕，即以书抵予，谓将更作一小说，杂取战地遗闻、情场小史，足以阐扬爱国之旨者，笔之于书，揭其名曰《战地莺花录》。盖亦鉴于欧战既作，其间多有儿女英雄见诸纪载，播诸报章，世之人手披而口诵之，且啧啧称道焉。

予初闻其言而疑之，以为国内战争，殊未可拟以欧战。欧战之起，激于同仇敌忾之心，以故各国将士，身列戎行者，莫不杀敌致果，誓死为雄；即至绿窗少女、白发老妪，受世界潮流之鼓荡，亦且忠义奋发，各抒其爱国之忧，尽其卫国之责。稗史流传，乃多佳话。

至若我国，阅墙之斗，徒为私利，宗旨既差，貽祸斯烈，频年兵燹，所可纪者，无非骄将悍卒，毒焰滔天；血雨腥风，流亡遍地，话到劫灰，徒增酸痛。战地之录，以言惨史则有之，更安所得爱国轶闻，供小说家之描写哉？涵秋之说，殆近于夸。顾未几而《战地莺花录》之原稿至，穷日之力，浏览一过，觉其纪事，且幻且奇，亦情亦侠。借儿女之情，寄风云之气。虽语多翻空，非必战地之实录；而言皆有物，真成爱国之文章。吾同胞苦战祸久矣，得是一编，乃若愁云惨雾之地，别有洞天；金戈铁马之场，独留韵事。以今日溷浊纷乱之时世，而睹书中激昂慷慨之人物，其为虚构，亦自慰情胜无；其为实事，益足破涕为笑。于是叹涵秋之笔妙，而涵秋之心苦矣。

周子剑云，与海内同志创新民图书馆于沪淞，开幕伊始，即商诸予，首梓行是书以应世。予维近今小说，每多贼害青年之作，若斯编者，庶不背新民之旨欤。评校既竟，辄抒所见如此。

己未孟夏，严独鹤序于海上槟芳馆。

## 周 序

文章之道，变化无端，运用之妙，存于腕底。文固文，诗亦文；散文固文，骈文亦文；经史固文，小说亦文；文言固文，白话亦文。笔妙文无不妙，一难而无不难。汉魏六朝以降，作者精研一体，已足千秋，固无取于贪多务博也。

或谓小说体卑，通人所不道，白话肤浅，大雅所不为。予则以为普及之广，舍小说莫属；感人之深，非白话不能。若以文体之尊卑，定文章之高下，则扬子云《剧秦美新》之篇，胡可及施耐庵梁山草寇之作？白话小说之难，一在定名：须不空泛，不晦涩，有笼罩全局之力，无人尽可用之病；二在回目：须生动而不呆滞，集成语为联，巧合天然，不露斧凿痕迹；三在切题：须能放能收，不黏不脱，千言落楮，一语归宗，不可辄出题外。余则有伏笔也，有衬笔也，有明写也，有暗逗也。写景如披图画也，写人各有面目也，刻划地方风俗如身历其境也，形容诸等社会如亲见其人也。呜呼！只凭三寸管，一锭墨，乃能千态万形，跃然纸上。使人嗅之而芬，味之而隽，抚之而华，刹那之顷，不自觉其神经感触，随著者之文善善而恶恶。其学问为何如？其能力为何如？谓非具江郎之才，生花之笔乃能如是耶。小说之难，于此可见。

前乎此者，有我佛山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南亭亭长之《官场现形记》，东亚病夫之《孽海花》，推一时杰作。近年以来，坊间出版诸品，多如汗牛充栋，求其可观，百不得一。以吾所见，惟东江叶小凤探“水浒”之精，江都李涵秋得“红楼”之髓。涵秋此作，以战地铁闻，成民国信史，言皆有物，语无不详，良足与《广陵潮》、《侠风奇缘》并称三大名著矣。

民国八年五月九日，周剑云序于剑气凌云楼。

## 范 序

予弱冠卒业，浪迹春申，风雨旅窗，弄翰闲暇，辄手小说两三册，沉沉焉聊资送日。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行文之难，龙门犹然。况乎小说，结构陆离则失之诞，涉想渊邃则失之晦；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有非可以率尔操觚者。乃今之作者，每轻心掉之，甚至鹜利之一念盘固于中，不惜变本加厉，诲盗导淫，以取偿于一时，遂使五千年文明先进之国，谬种流传，天阴鬼哭。其陆沉之痛，更甚于洪水猛兽，岂不哀哉！

今读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战地莺花录》说部，作而叹曰：文字浩劫，否极泰来，其在斯乎！涵秋文笔斐然，思想高尚，左萦右拂，挥洒自如。仿佛平淡春山，风流蕴藉，自足引人入胜，更安有“诞”与“晦”二者交讥？其说部之有声于世也固宜。

此编言爱情则不流于匪僻，而少年勇迈之气油然而生；言军事则不涉于粗暴，而爱国保种之精神沛然莫御。且能熔须眉巾帼于一炉，并作美谈，牢不可破。愈奇肆，愈隽永。予盖叹观止矣。杜工部有云：“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以古衡今，殆有大谬不然者欤？呜呼，天下苦兵革久矣！受盟城下，操戈域中，惊怖环生，目不忍睹。予愿持是书以赠之，庶争投“鸡林之金”，踊贵“洛阳之纸”，相与销兵气，光日月，亦云乐已。

岁次己未暮春之月，吴县范汜君博甫谨序于海上吟风嘲月楼南窗之下。

## 目 录

严序 .....	1
周序 .....	2
范序 .....	3
第一回 闹市烟云人惊绝艳 旅斋风雨客述奇闻 .....	1
第二回 进谗言劣儿废读 明大义烈女全贞 .....	11
第三回 公子芙蓉消遣法 美人桃李艳阳时 .....	25
第四回 旧知县频遭月旦 新议员重出风头 .....	39
第五回 借费财气死孟宗魁 求子息乐杀王无咎 .....	60
第六回 易女装娇儿入世 惊国变老父归天 .....	77
第七回 真相思男儿惊绝艳 乔入学女校结新欢 .....	87
第八回 孤舟遇险夜渡重洋 两小无猜春生锦被 .....	105
第九回 伤时局狂歌当哭 感家难发愤从戎 .....	125
第十回 避兵祸挈眷走羊城 奋战功只身入虎穴 .....	153

第十一回	结新知志士论交 泄春光伧夫骂座 .....	184
第十二回	谒岳丈林耀华拒婚 请救兵赵璧如就道 .....	199
第十三回	吃花酒貽误兵机 失军心巧来说客 .....	212
第十四回	捕间谍全营哗变 释兵权志士宵征 .....	225
第十五回	索戒指小妹娇嗔 证盟言秀姑访旧 .....	238
第十六回	叙往事暗订意中缘 因悔婚又成天外客 .....	251
第十七回	乞假婚喜气溢三军 现真相良缘成一梦 .....	264
第十八回	薄总统老太婆畅谈时事 宴嘉宾少夫人重叙幽欢 .....	279
第十九回	乔吃醋香口吮兰言 理残粧娇嗔试纤掌 .....	299
第二十回	春融锦帐玉软香温 祸起璇闺刀光灯影 .....	318
第二十一回	因溺爱抱恨入重泉 悔求婚含羞归故里 .....	339
第二十二回	感挚爱异地结新盟 望和平公园开大会 .....	365
第二十三回	忆坠欢玉人嗟薄幸 释宿憾公子忏闲情 .....	385
第二十四回	劫中劫不肖子竟作波臣 缘外缘有情人都成眷属 .....	418



## 第一回

# 闹市烟云人惊绝艳 旅斋风雨客述奇闻

国事螭蟾矣。近年来、燕云万变，楚歌四起。锋镝余腥无避地，沉值疮痍未已。问谁是中流柱砥？大好男儿身命贱，照青萍、剩得头颅几？兴祖国、在此举。著书惭悔翻情史。说什么、滴粉搓酥，鸳俦鸩侣。愿拔铜琶惊噩梦，怕有血痕满纸。一字字金戈铁甲，一声声哀箏怨笛，定有人、肠断秋风里。编实录，重开始。

这一首小词，是作者自悔近十余年来，碌碌与笔墨为缘，本无南董之才，不讳东施之丑。世人不谅，偏生要加他一个“小说家”的虚衔。作者自从拜领这虚衔以后，兀自暗暗好笑，没事时候，少不得便将从前所著作的文字，重行翻阅一过，仿佛小学生温理旧书一般。及至细细看去，实在没有什么有益社会的方。不是为那些痴男怨女撰一篇列传，便是为那些蛇神牛鬼编一部世家。不到几十年光阴，怕我这个虚衔不独不能“世袭罔替”，简直要加我一个“辜恩溺职”的罪名，褫夺勋章，永不叙用了。况从镜子里面再看看自家年貌，萧疏白发，已非张绪当年；寂寞红颜，讵冀玉箫再世。闲情都谢，绮语齐删，这是一层。再者，“道不高而毁来，名未修而谤至”。闲情逸致，我原无造衅之心；风听肺腑言，人多作含沙之想。疑指桑而骂槐，遂僵桃而代李。因此悟人间之苦趣，尝世上之酸咸。落叶打包，清流洗脚，人畜无非平等，尔我俱是冤亲。暂戢刺刺之喉，永卷晓晓之舌。

作者正在那里懊恼一番，又将适才那些话颠倒价叙述一番。正自说得高兴，猛不防侧首里走过一个平时最熟识、又长于口才的朋友，笑吟吟地驳着说道：“照先生这样讲起来，似乎从今以后，既不替人家撰列传、编世家，便该削笔成锥，焚纸成灰，捣墨成泥，裂砚成瓦。何以今日还一般地在此东涂西抹，岂非言不由衷么？”这几句话，说得很是促狭，转将作者引得笑起来，笑了一会儿，复又正色说道：“足下的话差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在下岂但要改过，且想补过。茶温饭饱，灯炮酒阑，偶一兴到，想起这世界上也还有几个磊磊落落的丈夫，做出几件烈烈轰轰的大事，断不能因为我懒于执笔，便

将他白白埋没了。桃花曲扇，柳敬亭别有伤心；槐叶深宫，王摩诘正多感触。只要读我书的，见豪杰知道崇拜，遇宵小知道劝惩；增男儿爱国之心，翻昔代从军之苦，只也算是文人天职，醒世婆心。若照先生适才劝我的那一篇议论，岂非又近于厌世过深，绝人太什么！”

于是在下便慨然说道：这一部小说，却不记得出于何代、何时、何年、何月。只记得我有一天，刚刚在上海做那个寂无聊赖的寓公，因为翻译着一部外国侦探稿子，业已告竣，是日又是春雨绵绵，道途泞滑，不便向马路上闲逛，一个人独自睡在一张汽皮椅子上面，兀自朦朦地思量，去同睡魔结个良伴。便在这个当儿，栈房里一个侍者，匆匆地从外间拿着一封信送进来。那个睡魔看见侍者影子，他已经逃遁，我也就将那信接到手里。拆开来一看，原来是报馆里一个朋友寄给我的。信上说的：他因为本馆有件要事，要向福建省去勾当一番，知道我闲居上海，也没有事做，想邀我做伴，一路上好破破岑寂。并说如若承我允许，今晚航海的轮船准于十一点钟开行，便在这轮船上接洽。信尾上并附一行小字，说是：“君如不往，请赶在午后用电话见覆。”我仔细一想，我如果肯往，自然便不消覆他电话了。心里十分高兴。与其蛰居在这旅馆里，何妨航海一作壮游。立时将信搁在皮包里，便忙着去料理一切什物。忙了好半晌，眼见得诸事妥帖，只单单剩有床上的被褥尚不曾打叠。侍者见我这光景，知道我要出门，遂上前问我动身的时候。我随即将适才信上的话一一告诉他，并托他结束账目，打听几时可以开船，回寓告我，不可误事。侍者一一答应。果然当晚约莫有夜饭光景，侍者回来替我将被褥一古拢儿结束严密，所有行篋及什物等件，雇了一个人挑往船上。我一经抵了轮船，那船已在江岸边呜呜放起那催客汽笛。旅人来往如蚂蚁一般。我跟着那个侍者，押着行李径向官舱里走进去，早看见那位朋友高踞在中间炕上，见了我欢喜得什么似的，仓猝之中也不及闲话，一直等到铁轮鼓动，船上人声方才宁静。一霎时出了外海，回头再看看那一座上海地方，已剩得电灯万点，眨眨眼又不见了。

经了三昼夜，船已入口。那个朋友遂同我一齐进省，拣了一座高大旅馆安置下来。休息了一日，第二天，那个朋友便出门勾当他的公事。我倒又独坐旅馆，同坐在上海那个旅馆的寂寞一般无二，我暗暗好笑。旅馆的侍者瞧出我的心事，笑着说道：“先生闷坐在这里，毫无兴趣，何妨破点工夫向街上逛逛？我们这里不久便要出赛夏老爷会了，连日那些会中的执事忙着操演，大家都在那里兴高采烈。我们城里有几句俗语说得好：‘要得河水干，夏老爷安如山；要得河不早，会中朋友忙出汗。’不瞒你先生说，我们这地落有条城河，每逢早年，河道上可以走得行人，说是只要夏老爷出来赛会，会里的人忙得满头满身的汗，一把一把地向河里洒去，立刻便就成了一条大水。你先生仔细就这俗语想想，可知

道这会热闹不热闹。”那个侍者正指手划脚地说得高兴，忽地隔壁一个房间里喊人泡茶，那个侍者连连答应着就跑了。我听他说话很觉得好笑，再要详细去问问他已是来不及了。好在平素常听见人说，福建这夏老爷会真个名震一时，难得我来的时候又巧，碰着这机会，倒不可不前去领略领略。主意已定，遂锁好了房间，径自踱出了旅馆大门，信着脚步走去。

所喜这建设旅馆的地方是个通衢大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很是不少，竟有好几处街道业已搭设彩棚，铺张扬厉。夹道旁边一家一家的香铺都是临时设置的。走了好半日，却也不曾遇见一班操演的会。正自没兴，又转了一条街，忽地从眼前涌现出一座高大门闾，一例水磨砖砌成的门楼。大门底下，深深悬挂着一条碧绿珠帘。正自奇怪，暗想这个人家如何会将帘子挂在外边来，这是什么缘故哩？猛一转念，方才恍然失笑道：不错不错，我们家乡每逢地方上有迎神赛会的事，那些仕宦人家，有些少奶奶、小姐，又不便抛头露面出来看会，失了官僚体统，不是都用着这劳什子悬挂门首。他们在里边看得见人，人在外边看不见他们的意思。目下这里正闹着赛会，这个人家自然也少不得如此办法了。但是这人家毕竟是谁呢？再一抬头，原来墙外边还高高贴着一道大红官衔条儿，是“省议员林第”五个极大的大字，心中很是觉得稀罕。刚在徘徊，一街上的人忽然哗噪起来说：“会来了！”“会来了！”便从这哗噪声音里远远听得“呜呜鸣”“喳喳喳”，仿佛奏着军乐模样。顷刻之间，沿街的店铺都挤挤地拥着许多人伸直了头向东首瞧看。便是走路的也都停着脚步，拣人家屋檐底下立着等待。那个对面一家大门里早听见一阵笑语之声，跑出许多少妇娇女，宝光珠气，鬓影衣香，隐隐约约，十分好看。这时候，那军乐声音越走越近了，两旁看的人蓦又大笑起来，说道：“呸，我们还只当是出夏老爷会，哪里知道并不是出会，是本城陆军学校里学生在城外试操回校经过此地。这有什么趣味呢！”说着大家脚底下便都有些活动，想要走开去，不似先前静肃。

这个当儿，便听见对门飞过一种娇滴滴的喉咙，喊着：“既说不是赛会，你们把这帘子打起来罢！”立刻就走过几名家人，笑道：“弟兄们听见么？赛姑吩咐打起帘子呢！”帘子刚刚打起，却好学生前队已到。第一个走的身段很高，挺胸凸肚，手里高高擎着一面红缘白地湖绉绣旗，随着风卷得瑟瑟的，旗上绣的字样便看不清楚。旗子后面一班军乐，其余便都身着陆军服，肩上一例地背着明晃晃五子钢的新式快枪，滴嗒滴嗒，按着步法，真个走得一丝不乱。说也奇怪，分明不曾听见教师喊着口令，谁知大家走到林第门首，不约而同地一齐都“向右看”起来，比较平时听见口令还来得齐整。前走的刚刚过去，后面一队一队的都是如此。末了押队的是个少年体操教师，结束得十分华丽，腰间拖着一柄指挥刀，金索红绦，鲜艳夺目。也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走到此处，忽地拿出一个银哨

子，滴溜溜地吹得价响，于是全队都立定了。毕竟是个教师身分不似学生们举动，公然直“向右看”，不过将一对眼睛深深地沉下来，将两个黑眼珠儿向右边直斜过去，左角上全剩了些些白膜，形状十分难看。停了一晌，方才有气无力地喊了声“开步……走！”随又听见“滴嗒”“滴嗒”迤迤向西而去。

原来这林家门首自从将那珠帘高高卷起，少不得里面的内眷一个个都将全身色相显露出来。内中尤以一位十四五龄女郎，名字唤作赛姑的更为艳绝。只见他高高站在一张金漆椅子上面，顾盼飞扬，嬉笑无度。身上穿着一件芙蓉罗的夹衫，外罩玄色蝉翼半臂，胸口一顺排着光莹夺目水钻钮扣，额上齐齐覆着碧清的头发，两旁便一直压到耳朵底下，越衬出修眉妙目，粉鼻朱唇。至于足下双钩，却被别人身子拦着，不能容人细细赏鉴。（此等处读者要宜留意。）这个时候，学生队业已过去，夏老爷赛会却又未来，一霎时间，街上行人纷纷走散。林家门首那扇帘子依然重行放下，拦得一个文风不动，只剩得我这呆子还只管痴痴地立在对过一家檐下，在那里凝神贯想呢。

诸君，诸君，我在先不是说过的，我已近中年，久销绮思，难不成今日忽地看见这个小小赛姑，会为他勾起什么邪念不成？诸君如果这般猜测我，那就将我冤枉死了！我在此时不过触着一个念头，觉得这“议员”两字，看去却似个荣耀头衔，然而论他这责任很是重要：下佐国民，上监政府，是都人士将他选举出来的，并不是官中封赠出来的，与“钦加”“钦命”那些字样却迥乎不同。何以这一位林老先生不尴不尬，竟从大门外边将这几个字高高张贴起来，夸耀别人耳目？我怕他这官癖很浅呢。正在沉吟之间，猛地觉得身边有个人将我肩上使劲一拍，吓了我大大一跳，忙抬起头来一看，原来那个拍我的人就是同我一齐到福建的那位至友。他轻轻向我笑着说道：“老哥在这里出什么神呢？”他说话时候，也就将个头掉转去，向林家门首望得一望，重又说道：“哦，我知道你又少见多怪了！难道这福建省里著名的‘黑虎林家’你还不晓得？”我当时骤然听见这四个字，很是新颖，不禁也笑起来，便说道：“小弟是初到闽省，不比先生在这地侨居过的，所以各事都还一一明白。譬如这‘黑虎林家’，小弟不但目中不曾见过，便耳朵里也不曾听人讲过。这字样已经新颖不过，可想内中历史必定很有趣味，先生何妨就此见教呢？”那个朋友听我这话，兀地将舌头一伸，重新笑着说道：“这段历史却是人家祖上一种笑话儿，说出来也不甚雅驯，就是你要听，也须等到寓里细细告诉你，如何可以当着人家门首高谈阔论地讲起这话。给人家听见，怕不要给我们耳光子吃！你看这时候天气骤热，东南角上漫着云气，雨意沉沉的，此处也不宜流连了，还是快些回寓罢。”我随即将天色望了一望，果不其然，那雨势好像顷刻就要到了。赶忙拎着长衫，匆匆地偕着我那朋友向寓里飞跑。只见街道上的青石滑得像油一般。及至赶到寓所，已是走得气喘嘘嘘。彼

此进了房间，早有侍者替我们将长衫接得去挂在壁上。其时玻璃窗棂因为气候太热，却好全行开放。刚坐得下来，呷了小半杯茶，蓦觉得一阵东风吹得那窗上幔子瑟瑟价响，很是爽快。这时候，侍者早又忙着进房替我们将窗子又一扇一扇地关闭起来。我笑着说道：“这风吹得煞是有趣，很不用你殷勤忙着关格子做什么？难道想将我们闷死在这屋里不成。”那个侍者笑道：“先生还不知外面已经落雨了，这一回又是顺着东风，疏疏斜斜地都向这里飘洒，若不关上窗子，怕这案头的什物都要透湿了。”我听他这话，才留心向窗外望去，原来那雨并不大，急切间却听不见雨声；再看那案上书籍，果然都薄薄润泽了一层。也只得一笑，听他去料理。休息了一会儿，电灯业已通明，窗外雨声比较先前来得凶猛，疏檐余溜，滴沥不已，料想今晚并不能出寓到酒馆里去用膳，便吩咐侍者在栈里预备晚饭，同我那个朋友在房间里吃了。

入夜，彼此都闲着无聊，正是我好追问林家那段故事的机会了。我那朋友也猜到我这意思，好在两人的卧榻相去都不甚远，大家披了寝衣坐在床上闲话，倒很是有趣。那个朋友便向我笑说道：“这福建省城，老哥是不轻易到的，这也难怪这里风俗人情老哥都不甚明白。至于我呢，虽是祖籍浙江，却自幼随着父母侨居此地，所以像姓林的这份人家目前的局面，以及先世的盛衰，倒常常听见此地父老讲说过的。但是第一件，我却先要请问老哥，今天在他家门首可曾看见些奇异的人物？你先告诉我，我就从这一个人身上先行讲起，才有眉目呢。”我随即想了一想，说道：“今天虽然在这林家门首看见好些内眷，因为出来瞧会的，一时间也辨认不能清楚。至于奇异的人物，却没有什麼奇异的。只有一个女郎名字叫作赛姑，生得很是不俗，在他们内眷之中倒要算得一个‘翘楚’。一个女孩儿家长得眉目艳丽些，也是有的，却算不得什麼奇异。”我说到这里，又将那些陆军学生当时的神情一一演说出来，以博我那朋友一笑。

我那朋友听到此处，便哈哈大笑起来，说：“不错不错，我的意思，就是指的此人而言。你老哥真当他是个女郎么？你却称不起一个‘老眼无花’了。他分明是个男孩子呢！”我惊诧道：“哎呀，这赛姑原来是个男孩子，怎么他那神气之间便活脱是一个绝妙女郎！目下外边时行风气，女孩子男装的也多，却不曾见过这赛姑，好好男孩子不去做，要装出这模样做甚？这就无怪你说他是个奇异的人物了。但是这林家也有些胡闹，好端端地易雄为雌，毕竟是何用意呢？”那个朋友又笑道：“说起来这话很长，赛姑的祖老太爷本不姓林，又不是福建原籍，这‘黑虎’的笑话儿就是这位祖老太爷的在先一段故事。老哥你是知道的，自来谈中国形势者，莫不强西北而弱东南。以为要求刚健之夫，必趋燕赵；若启文明之渐，又在粤闽。这种议论，我们却也不敢拿话去驳他。却好赛姑这个人的种族流传却兼这两种美质。我为什么说这话呢？原来他这位祖老太爷，本是山东

济南府的人氏，他本来复姓东方，单单讳一个杰字，自幼儿从风沙决滢之乡炼就成一副铜筋铁骨。他起先家世后人也不甚明白，只因为那时候红巾创乱，接着徐海一带又被捻匪蹂躏得不成模样，他祖遗的几座田地房产，当这兵燹之际，荡毁无存，只剩得他孑然一身，穷苦万状。后来虽大局渐渐平定，他平时既不事生业，到此地步，便几几乎要与乞丐为伍。既无伯叔，又鲜兄弟，再想想自家年纪已是三十岁开外，还不曾娶过妻子。说也好笑，这一年忽然转了一个念头，想着老远在北边一带苦混，断然没有出头日子。东南诸省素称富庶，虽当大兵以后，元气一时未能平复，然而比较起我这故乡，总有天渊之隔。我不若筹划几个本钱，向沿海一带去做些买卖，或者可以有发迹的日子。主意已定，于是便嘻皮癩脸苦苦向那些亲友们乞贷得一二千文，就拿这一二千文在济南县里买了许多雨伞，高高地堆满了一小车。心想，久闻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如先往杭州去碰碰机会。

“谁知一路风尘辛苦，到得杭州恰值天时大旱，雨滴俱无，哪里还用得着雨伞。眼见得东方杰的生意是无人过问的了，可怜东方杰真急得没法。后来又听见别人传说，江浙一带虽然大旱，福建省里数月以来却是连绵不断的大雨，若是将这辆车子的雨伞推到那里发卖，包管是利市三倍。东方杰听着，心里一动，便连夜地又从杭州转向福建进发。倒运的人说来真是发笑，及至这东方杰巴巴地到了福建，那个福建早已云消雾散，烈日当空。当这夏末秋初，所有道涂上有些泥泞俱已晒得干干净净。

“东方杰看这光景，不禁暗暗倒抽了一口冷气，没精打采，也不想进城去了，只在城外乡间奔走，打量寻觅些主顾。可怜这一晚腹中又饥，走得又没甚劲儿，眼花缭乱，东磕西撞，只顾向前行去。其时约莫有初更时分，荒田草露不辨行踪。先前他本是顺着大道而行，不知后来怎生信着脚步忽地走向斜刺里去了。平芜软浅，沙土轻松，简直那个车轮子一点声息都没有。他走得顺溜，黑魆魆地向前驰去。走了有一箭多路，那个车子猛地推不前进，他一时兴起，也不仔细瞧瞧看看，使出他浑身蛮力便将车头直撞过来。耳边只听见‘哗喇’一声，好似天崩地塌，他那身上早已砖石交下，泥土飞扬，原来将人家一座短墙从转角处竟自被他撞倒了有一丈多远。他方才知道自己闯下这天大的祸，料想逃避也来不及，吓得浑身发冷，又是饿了半日的人，那里禁受得起，一口气堵塞喉咙，竟自推金山倒玉柱晕厥在车子旁边。”

我听到此处，不由笑得打跌，嘴里骂道：“浑蛋，浑蛋，怎么这般糊涂！这不是自讨苦吃么！幸亏他是推车子，仅仅拉倒了人家一座短墙，若是叫他骑马，还不要将人家楼屋拆散了么！大约这一顿臭打是不能免的了。”

那个朋友笑着摇头道：“老哥且缓奚落他，他这一生奇遇便从此发轫，少不

得听我慢慢表来。东方杰晕厥之后,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悠悠醒转。他明明记得是睡在人家墙侧的,及至展眼一看,真把他糊涂死了,此时却睡在室里一张竹榻上面,灯火通明,许多仆从围绕在自己身边,像个殷勤伺候的光景。再偷眼向上边炕座上一瞧,分明一位苍颜皓发的老翁在那里沉吟不语。屏风之后,隐隐约约还有好些妇女躲在一旁窃窃私议。东方杰真个摸不着头脑。可怜他心里一总还记挂着他宝贝似的雨伞车子,微微开口向身边一个仆人问了一句,又听见炕上那位老者提着铜钟喉咙笑道:‘你们大家听听,他这元神不是入舍了么!且不用尽灌他姜汤,你们好生地将我吃的那个参术膏调一盏来接一接他的胃气。’这时候便听见屏风后面嚶哼答应了一声,不多一会儿就有一个仆人用磁勺一口一口地喂着自己。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觉得甜津津的很有味儿,好在自己已饿得久了,便老实都吃入肚里。那位老者方才轻轻走下炕来,一面望着他吃那参术膏,一面捻着自己短须,堆着满面笑容,只顾向东方杰脸上瞧看。觉得他脸上副紫膛色面皮,虽然被那日色晒得黑巍巍的,却是光彩内蕴,宝气外涵,越衬出粗目浓眉,五官端正。老者越看越爱,口中不住地低低念着道:‘果然端的是一位黑虎临凡,我家媚儿今夜所见,决非无故。’说过这两句话,重新命仆役将这人行扶入外间一座书房里安置,等待他将息好了,明天再询问他名姓不迟。”

我听到此际,方才恍然大悟,觉得这“黑虎林家”的典故,原来就出在此处,不免重又追问了一句,说:“我不相信这东方杰闯下这样大祸,那老者还如此厚待他,其中定有蹊跷!”那个朋友又笑道:“什么蹊跷不蹊跷呢,这总是当初一般老先生迷信太深才造化了这山东侉子。我先将那位老者家世告诉你,你可就明白这其中原委。你道那位老者是谁?他便是今天你所见的那个林议员家里的嫡派祖宗了。这福建省里本要算姓林的是个大族,这老者名字便叫作林春熹,在道光朝点了翰林,后来做了一任淮安府知府。那个缺分虽不甚腴美,他本本分分地倒也蓄积了有十多万银子。因为书生习气太重,不善逢迎上司,到了五十多岁,遂告了一个因病休养,在本省里娱乐晚年。夫人姓刘,也曾生过几个儿子,只是活到三五岁便死了。其时膝下只有一个爱女,名字叫作媚珠,那年已长成十九岁了。春熹有时候也想娶一房姬妾,无如他那刘氏夫人阉威利害,不容他作此妄想,此论也就作罢。发匪乱时,省城一夕数惊,春熹夫妇早已挈着女儿避居在乡间。同治初年,国事大定,依刘氏夫人意思,尽想入城居住。不料春熹老先生因爱着乡村风景,又因为在这别墅里住了好几年,一时转不肯舍此他去。好在他那住室,外边虽是黄土短墙,内里却一例地疏帘画栋,没事时候,除得赏玩赏玩山水,便亲自教儿女习字读书。那媚珠小姐虽及不得今日那个赛姑美丽,毕竟是个大家闺女,品貌故自不见。因为父母择婿甚苛,虽年已及笄,尚

在闺中待字。(以祖母而与其孙比较颜色,固是奇绝之笔。然从此处看去,却又一时叫人猜测不出。)

“有一晚正是七月天气,残暑未净,夜凉乍生,媚珠小姐趁着父母业已入寝,他便悄悄地偕着两个侍婢向院子后面一座草亭上纳凉。亭子面前挂着几盏纱灯,媚珠便斜在一张湘妃竹榻子上面。身后立着一个婢女,拿着纨扇替他轻轻扇着。鱼更初跃,媚珠小姐兀自睡眠惺忪,那个婢女便催着他进房安歇,媚珠小姐方才懒洋洋地立起娇躯想下亭子。耳边忽听见一片山崩地裂的声音,吓得芳魂出窍。凝睛向外看去,陡然惊叫起来,说:‘短墙外边分明扑进一只黑虎,那黑虎眼中光芒四射,因为势力用得太过猛,顿时将那短墙扯倒,再看那黑虎已不知去向。’(写得似是而非,便全是女孩儿家思想。)再经那两个侍婢十分装点,更说得活灵活现,霎时之间,将家中上下人等全行惊起。春熹老夫妇在梦中也闻此声息,问着媚珠小姐,媚珠小姐同侍婢又一口咬定是如此如此。老人心下大疑,便提起他当初阅看旧小说的心理,觉得世间往往真有此事。这短墙倒的缘故,虽然不见得真为什么黑虎,或者外间竟是贵人下降也未可知。(在此老方以为自家见解高着女儿许多,写来真堪发一大噱。)

“那老先生自从心里存了这种思想,至于一片短墙扯倒了,倒略不介意,一心转想出来寻觅贵人。(真是奇绝之笔。)立刻传齐了仆役,大家点起灯笼火把,复行开了大门,兜转到后园外面,哪里有什么黑虎影子。早看见一辆雨伞小车歪在灰土里,车子旁边睡着一个大汉,鼾呼不醒。仆役们无不哈哈大笑,有的便嚷着快将这汉子打醒了,叫他赔我们这墙。正纷纷闹着,那位老先生不慌不忙,提起一柄灯笼向那汉子脸上照得一照,顿时正颜厉色地吆喝着仆役们:‘不许啰唆!你们快替我将这汉子好好抬入我们屋里,等他元神入舍,让我好生问他。你们这些蠢材,哪里知道什么高低!你们以为看不见那个黑虎,就这样大惊小怪起来?哼哼,等待我告诉你们明白,你们才知道这种道理呢。大凡一个有根器的人,都有一座本命星宿,像古时候那些真命帝主呢,他的星宿便是个龙;次一等便是王侯将相了,王侯将相的星宿便是个虎。(武断得异常可笑。)小姐分明看见一座黑虎冲墙而入,此时黑虎已经没有了,只剩得这一个汉子,那黑虎不是这汉子的星宿是什么呢?’那些仆役们听了,大家将信将疑,只得依着老主人说话,一面将这东方杰抬入室中,一面将那雨伞车子便由墙缺处也推向园内。好在其时已值承平,夜间却没有什盗贼,这座破墙只好等待天明再行补葺。”

我又笑道:“这事真是奇闻,我不相信这位老先生顽固迷信到这步田地。若在目前文明开通的时候,断然没有人肯说这话。”那个朋友也笑道:“谁还不是这样说呢!只是在这个当儿,他先生既发出这种议论,谁也不敢拿话去驳他。其实那位媚珠小姐,当时又何曾真个看见什么虎影子。因为在那夜色朦胧之中,



那辆雨伞车子黑巍巍的又高又大，他又说虎眼睛里射出光芒来，后来经人揣测，这光芒便全是雨伞顶上那些铜帽子映着亭子上的灯光，远远看去不甚明白，自然疑惑它是虎眼睛里的光芒了。（疏解明确，可释群疑。）总是东方杰这厮的造化，既然有那媚珠小姐误认黑虎推墙，又有那位老先生断定星君转世。到了次日，林春熹果然殷殷勤勤地询问他名氏族里，东方杰少不得一一说了。春熹成竹在胸，立时向后室里同他那位刘氏夫人商议，意欲将他膝前那位爱女便行招赘东方杰为婿。刘氏夫人起先决意不肯，说是我家这媚珠，经许多宦族求他为媳，我们总是拣长拣短，不肯轻易将他嫁给人家。如今忽然招赘着这一个无家无室精穷的匹夫，被别人听见了岂不要将牙齿笑掉！这时候少不得要累春熹先生引经据典，拿着许多故事比喻给刘氏听了。后来又渐渐说到这东方杰将来定是不凡，封侯拜相，一定是稳稳的事情。若是错过这种姻缘，怕将来提着灯笼还没处寻觅这样好女婿呢！好容易说了许多话才将刘氏夫人的心说活动了。好在那时候儿女婚事全是父母做主，只要父母允许了，也没有去同女儿斟酌的道理。那媚珠小姐听见这个消息，心里虽不甚愿意，也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儿家，羞人答答的，不能说出别样话来。到三个月的工夫，问名行聘，纳彩迎娶，全是林家一手经理，东方杰落得现现成成地做了五马黄堂太守家的娇婿。你想这东方杰其时心里欢喜到什么份儿呢！”

我越听越是好笑，只顾拍手打掌，喊着“奇闻”，“奇闻”，说：“若不是你原原本本说得有凭有据，告诉谁也不肯相信。便是我兄弟在上海编小说也不能编出这些话来叫人驳我。便依你说，这东方杰不过做了林家的女婿，并不曾给林家做儿子，如何你又说是赛姑的祖太爷呢，这不是老大破绽？”那个朋友又笑道：“你且听我再往下说罢。东方杰既已娶了媚珠小姐，料想他那辆雨伞车子已经置之高阁，不再出门去卖那雨伞了。其时在乡间又住了半年，他便同他岳翁发出议论，要想在社会做些事业，不能老困守在这荒僻所在。林春熹暗想这话也甚有理，他们少年男子不比我这老朽，理应享这田园之乐，若是要想他们成家立业，还须搬向城里去居住。好在城里本来置有许多高大房屋，从第二年春间，依然搬回自家住宅，便是老哥今天看见那所高大阔阔了。进城之后，春熹老先生又发出许多私蓄给东方杰开设庄号。偏生东方杰时运发达，凡有贸易，无不利市三倍，历年很聚积了些财产。媚珠小姐先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却好这一年刘氏夫人身故，族中还有好些子侄，无不觊觎他家当厚，争着要继给春熹为后。开了一篇应继名单，倒好有二十余人之多，你不让我，我不容你，闹得一塌糊涂。将林春熹气极了，便发誓一个不许承继，情愿将自家女儿所生的外孙为后。说也奇怪，那些子侄，自家人只不肯输这一口气给自家人，听见他老人家要立外孙为后，倒反心悦诚服，不敢前去争执。所以东方杰那两个儿子转安安稳稳都姓